

北门外运河岸边天津关

——匾额文史之四十八

吴裕成

税关见证天津城市的发展，《明实录》这条记载又是运河史料：永乐二十一年（1423）初，朱棣采纳山东监察御史陈济奏言，“淮安、济宁、东昌、临清、德州、直沽，商贩往来所聚。今建都北京，而四方百货倍于往时，其商税宜遣人监闸一年，以为定额”。迁都带动运河六城的商贸，如何增加税收定额，朝廷要派人监闸一年。

运河行漕，还是南北商货流通的主干道。明代八大钞关，运河占了七个，依次设于北新（杭州）、浒墅（苏州）、扬州、淮安、临清、河西务、崇文门（北京）。其中，河西务钞关是正统年间经兵部侍郎于谦奏准，由灤县南移而设；清康熙初年，又由河西务移至天津城北门外运河码头。灤县一河西务一天津，明清钞关沿运河迁移的这些年，天津城市服务漕运，担当枢纽，同时经历发展。

乾隆县志载，天津钞关公署设在城内户部街，“监放船只、日收钱粮，则在河北甘露寺之东偏设有官厅”，这便是坐落于城北门外、南运河北岸、河北大街路西的榷税大厅。民间称其为大关。嘉庆时，樊彬《津门小令》：“天津好，石道北城新。供税大关喧到晚。”诗人自注“天津关俗名大关，以别盐关、海关”。光绪年间《津门杂记》也说：“天津税关，在北门外河北浮桥旁，人称大关，征收水陆出入货物税银。”钞关前原为北码头渡，康熙末年改为浮桥，既方便跨河交通，又成为验放船只的关闸。

康熙年间，查慎行《天津关用薛文清旧韵》：“风腥晓市知鱼贱，客过严关喜篋轻。”面对“严关”的“斤称先生”，“喜篋轻”三字刻画缴税过关者的心理，惟妙惟肖；另一位诗人王式丹《转卫歌》：“一月水程才转卫，孤帆日落津门闭。豺虎数辈横食人，蒲扇半面都抽税。”写到税官的横征暴敛。两位诗人远自南方来，感受各不同。

得到好评的，可见陈仪《天津关

部布公去思碑记》。这位税官“以内务府某司郎中来莅是任”。初上任，“出令除苛税若干”。他亲力亲为，“舳舻衔尾以次第，亲纳所入，役无假手”。对于“贫者微者立遣之”，免征放行。“岁额以足而不瞻其私”，只求完成年度税额，并无谋私之念。结果“上与下兼济”，对上差事圆满，旅人估客纳税者也满意。升迁离任之际，人们“谋纪公德于石”，请陈仪写碑记。雍正年间，陈仪以翰林院侍讲署天津同知，在津治水营田。碑记开篇评论天津关：“舟楫通乎溟渤，八方万国商旅辐辏，水土百物云奔雾集于天子之都，而天津引河控海，为之管钥。故榷关之任重于他邦”。这评价恰如其分，又正好反映了天津的两大区位优势——地近京畿、河海通津。

道光年间，沽上诗家学子创作《津门新乐府》组诗，众人同题，包括《堆盐坨·戒游惰也》《海船坞·足民食也》《钞关桥·裕财富也》《三岔河·通漕运也》《十字围·兴水利也》等。这些诗题，采于大众瞩目的景物，涉及城市运行之命脉。吟咏者有樊彬、华长卿、李云楣、姚承丰、姚学程等名家。诸题之中，写钞关的篇什或褒或贬，有清有浊，最见人情世态。正面的场景描写，如姚承丰诗句：“钞关桥，桥形弯，红旗大书天津关。关前胥吏排两班，稽察漏

报船往还。”如樊彬诗句“津关榜字何辉煌，晨夕启闭集帆樯”，称赞关之匾。时至民国，冯文洵《丙寅天津竹枝词》“天津关与匾俱亡”，诗人注：“‘天津关’三字匾一方，字体亦佳”，“庚子之役被日本人运去”。八国联军侵华，日本侵略者掠走那块名匾。

“聚财聚银”天津关，清代皇会图有涉及，是因诚龄中幡会打着“河北大关”会旗。道光时，天津关“关幕”金淳曾赋长诗《皇会引》，作品有如过会节目单，可称《皇会论》的姊妹篇。金淳有诗《今岁洋艘纷来无一不被其泽予日在槐厅劳瘁又两月矣》，南方海船来得多，海关、大关榷税忙，是为鸦片战争前北方经贸的写照。

几代吃大关饭，有丁氏人家，因丁伯钰而益发闻名天津卫。这位丁大少，阔绰时率先骑自行车；落坏了，钻研蘸糖堆儿手艺，一招鲜，度日也滋润。

天津关的文化遗产，还有地名“关上”“关下”——运河北岸，以大关分上下。“大关”前置一“北”字，是为运河南岸繁华街区的名称。

除虫菊研究社

曲振明

民国时期，津人要应对臭虫袭扰。由于除虫药的原料为除虫菊，于是直隶实业厅提倡各县种植除虫菊，一时除虫菊成为社会讨论的话题。

天津复昌科学制造厂自1932年开始于地道外一带试验种植除虫菊。随着原料需求增多，又在东局子飞机场附近租赁民田700亩，从事栽培。随后，植物学专家林剑铭提议成立除虫菊研究社传授种植技术，还在《益世报》上刊登启事。不久，交河县的齐光先生认为研究社传授种植技术要收费，便发表《除虫菊栽培简法》，供种植户参考。另一位阎光亚先生又推荐莫定森编《特用作物学》中有关除虫菊种植的内容，认为足资参考。不过，除虫菊研究社还是办起来了，地址在河北新大路筑成小学内，每周日开课4至5小时，四次课毕业。每人收费8元，2人共学的贫穷者及在校学生每人6元。此外还设函授部，每份资料1元。

梅振瀛之“三绝”

章用秀

梅振瀛（1843—1928），字韵生，号微波，晚号归余老人，天津人。光绪时优贡生，候补知县。善画兰竹、山水，尤善画金鱼，亦善书篆隶、行楷。工诗，与书画堪称三绝。

梅振瀛自少年时代受到同治皇帝的师傅李鸿藻赏识，后召为幕僚，专司文书信函之事。因李极富收藏，梅振瀛得到欣赏临摹宋元名迹的机缘，文化修养极为全面。《增广历代画史汇传补编》等均有关于他的记载。津门老画家刘芷清评价说：“先生于画无不精工，山水、人物、花鸟皆能之，但不恒作。尤长于竹石。书法率更，笔姿挺拔秀丽。诗亦清新，但不常作。画中又不喜长题，仅年月而已，是转以画竹名于时，一宗诸家，不出矩矱。更善画金鱼，得者珍之。”（《津沽画家传略》）

有一幅梅振瀛所作竹石图颇能代表其画风。此画作于1920年，乃从文与可、诸升画中汲取精华，以石绿画竹，以墨勾石，尤显清逸典雅，简洁大气。

明代敕书一则

吴蓬莱

明万历二年（1574），安嘉善任天津道，敕书一道，《明实录》未载。其文如下：“今特命尔整饬天津等处兵备，兼理马政、河道，专在天津、沧州二处往来驻扎。自天津以南至德州止，并河间、沧州军卫有司衙门，悉听管辖，务要不时巡历，操练军马，修理城池，禁革奸弊，督捕盗贼，问理刑名……河道淤浅，仍与巡河御史、管河郎中等官从宜处置疏浚，以便粮运及官军人等船只，毋致疏虞阻滞。一应军民词讼，应受理者即与问理。所属官员有怠惰贪虐不职者，轻则量情惩治，重则听尔拿问及奏闻……尔为宪臣，受兹委任，尤须持廉秉公，正己率下，振扬风纪，预防寇盗，务使军民安妥，地方宁靖，斯为称职，如违，则有所归。尔其勉之慎之。故谕。”

天津道曾是天津官阶最高的官员。这一敕书规定的官员职责职权，大体与弘治朝敕书相同。安嘉善是山西代州进士，任天津道三年。

●老城厢旧影
双井街
张建文 摄影

位于老城厢里，北起三义庙街，向南转西至乡祠东街，北段与徐家后门、骆家大院相通，东侧通太平实胡同，西段南侧有二分支均至津道后。全长120米，宽不到5米。原为土路，1974年改铺沥青混凝土路面。据史料记载，清康熙年间此地曾掘有两口水井，附近陆续建房形成胡同后，故以这两口水井命名。照片摄于2003年8月。



搬上银幕 获邀“凤还巢”

刘万江

由于话剧《闯江湖》的深远影响，1983年，天津电影制片厂（天津电影制片厂有限公司的前身）联合天津人艺（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的简称，下同），决定将此剧搬上银幕，由曾成功拍摄越剧电影《红楼梦》和故事片《阿Q正传》的我国著名导演岑范和天津人艺话剧《闯江湖》导演方沉共同执导。两位导演不仅请新风霞担任艺术指导，还盛情邀约她出演师姑这一角色。

开始时，新风霞是极为顾虑的，不敢接受这个艰巨的任务。当时她已脱离舞台二十年，可说是“老弱病残”都占全了，她害怕破坏了观众对自己在《刘巧儿》《花为媒》电影中的

美好印象。后来，导演和吴祖光都给她做工作：你不做演员了，却又做了画家和作家，除了老观众，又收获了无数尊敬和热爱你的新读者和知音，大家都在想念着你，关心着你。你应该重返舞台，让大家看看你，让戏迷和知音们放心！新风霞最终慨然应允重施粉墨。吴祖光高兴地说：“凤霞重返舞台，新风霞这只金凤凰又还巢了，是件喜事。‘戏中戏’就让凤霞唱《凤还巢》！”因为话剧本中没有师姑这个人物，吴祖光特意在电影本中增加了师姑教诲金香并登台表演的情节。

新风霞说：“参加《闯江湖》拍摄，是党给了我第二次艺术生命，是广大观众给我的鼓励和信任，我绝不能辜负广大戏迷厚望！”这是她半身偏瘫后的第一次演戏，届时她要扮戏、包头，

头上要顶着沉重的头面、凤冠，要站在舞台上，要亮相，要“手、眼、身、法、步”做动作，而她日常走路却还要扶拐棍儿。为了拍摄时能去掉拐棍儿，拍戏前半年，新风霞以惊人的毅力忍住钻心的疼痛，每天扶着楼梯扶手从四楼的家中下到一楼，再往返数次，另外还要每天锻炼增加臂力。1983年10月25日，新风霞抵达河北省河间县光明戏院参加她的桥段拍摄，她不摆架子，和徒弟同住一屋，和大家一起吃大食堂饭，不给摄制组增加负担。因为自己行动不便，怕给大家添麻烦，她每天早晨六点扮上戏、换好服装、进了拍摄区后，便不再喝水，一直坚持六七个小时拍完当天的戏。拍摄过程中，新风霞一切“服从命令听指挥”，几天时间就圆满完成了拍摄任务。

津沽文丛

《闯江湖》里的浓情之四

